

普通写作学

路德庆 主编



普通写作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	路德庆(1)
绪论·····	(7)

文章本体论

第一章 文章以独特方式反映社会生活	
第一节 文章以独特方式反映社会生活·····	(21)
第二节 文章的功能和作用·····	(23)
【写作训练题】·····	(30)
第二章 普通文章的审美特征和情感特征	
第一节 审美特征·····	(35)
第二节 情感特征·····	(39)
【写作训练题】·····	(42)
第三章 构成普通文章的要素	
第一节 文章的内要素——材料、主题·····	(47)
第二节 文章的外要素——结构、语言·····	(57)
【写作训练题】·····	(67)
第四章 普通文章文体总述	
第一节 文体及其对写作的意义·····	(70)
第二节 普通文章的文体分类·····	(72)
【写作训练题】·····	(73)

作者论

第五章 作者的职责	
第一节 不同历史时期作者的职责·····	(77)
第二节 社会主义时期作者的职责·····	(80)
【写作训练题】·····	(83)

第六章 作者的修养

- 第一节 作者要具有先进思想·····(85)
- 第二节 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87)
- 第三节 作者要有广博的知识·····(92)
- 第四节 作者要掌握熟练的写作技巧·····(98)

【写作训练题】·····(104)

第七章 作者是怎样工作的

- 第一节 感受·····(105)
- 第二节 联想 想像·····(116)
- 第三节 思维·····(123)
- 第四节 构思·····(131)
- 第五节 起草 修改·····(141)

【写作训练题】·····(149)

写作论

第八章 普通写作的要求

- 第一节 要反映生活的本质、主流·····(155)
- 第二节 要充实、要有强烈的时代感·····(157)
- 第三节 要具体、生动、形象·····(159)

【写作训练题】·····(162)

第九章 记叙文体写作论

- 第一节 概论·····(165)
- 第二节 记叙文体写作过程·····(186)
- 第三节 记叙文的分类·····(202)
- 第四节 消息写作·····(209)
- 第五节 报告文学写作·····(224)
- 第六节 散文写作·····(237)

【写作训练题】·····(250)

第十章 议论文体写作论

第一节 概论····· (261)

第二节 议论文体写作过程····· (274)

第三节 议论文分类····· (286)

第四节 评论写作····· (288)

第五节 杂文写作····· (303)

【写作训练题】····· (323)

第十一章 说明文体写作论

第一节 概论····· (331)

第二节 说明文体写作过程····· (339)

第三节 说明文分类····· (342)

第四节 科普说明文写作····· (348)

【写作训练题】····· (353)

后记·····全国二十二院校《写作学》编委会 (361)

序

文章写作源远流长。自从有了文字也就开始了写作。1898年从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大家称它为甲骨文），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了。屈指算来，殷商时代离现在已3700多年了。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已开始用甲骨文写作了。从已出土的甲骨片上可以看到，占人用甲骨文写的卜辞，已初具文章规模。如，“癸丑卜，争，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有梦。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有咎当自益，十人有二。”这条卜辞是说，癸丑日贞人争问：这十天之内没有灾祸吧？王看了卜兆之后，判断说：恐怕要有灾祸。卜问的第二天（甲寅），有一个名叫左的人来报告殷王说，十二个畜牧奴隶从益这个地方逃跑了。这条卜辞实则是篇初具规模的记叙文章，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得相当清楚。这篇文章反映了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逃亡，是当时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一种主要斗争形式。

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劳动逐步向高级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也逐渐频繁，社会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出于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需要，需要写的时候越来越多，拿起笔来写的人也越来越多，写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生产的必需。需要写的时候越来越多，写东西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时代前进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写作成为生活、生产的必需，当然也就引起众多人的注意，开始研究它。这样，研究写作的书籍也就大批涌现，写作学也就应运而生。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古代的有《典论·论文》（魏文帝曹丕）、《文赋》（西晋·陆机）、《文心雕龙》（南朝梁·

刘勰·《文章精义》（宋·李涂）、《文说》（元·陈绎曾）、《修辞鉴衡》（元·王构）、《文章指南》（明·归有光）、《文章一贯》（明·高琦）、《闲情偶记》（清·李渔）、《论文偶记》（清·刘大櫆）、《艺概》（清·刘熙载）、《读书作文谱》（清·唐彪）；现代的有《春觉斋论文》（林纾著）、《作文法讲义》（陈望道著）、《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梁启超著）、《作文论》（叶圣陶著）、《文章作法》（夏丏尊、刘熏宇合编）、《文心》（夏丏尊、叶圣陶合著）、《文章修养》（唐弢著）、《学文示例》（郭绍虞著）；当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有《写作方法》（纪纯著）、《作文指导》（朱德熙著）、《作文基础知识讲话》（何家槐编写）、《文章讲话》（湖南师院中文系编）、《写作知识》（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写作基础知识》（复旦大学中文系语文写作教研室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国出的写作书上百种，有人说“写作书如林”，的确是这样，几乎每个省、市，每所大学都编印的有讲写作的书。在这众多的研究写作的书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写作基础知识》（北师大中文系《写作基础知识》编写组编）、《写作教程》（路德庆主编）、《基础写作教程》（吴伯威主编）、《作文法概要》（李景隆著）、《写作概论》（朱伯石主编）、《基础写作概论》（林可夫主编）、《基础写作学》（刘锡庆著）。

研究写作这门学问当然叫写作学好。写作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写作范畴的种种问题和探讨写作规律的一门学问。人们常常将写作说成“写文章”。“文章”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以是否允许虚构为标准，可以将“文章”（广义的）划分为“文章”（狭义的）与文学。研究文章写作的可叫“文章写作学”，研究文学写作的可叫“文学写作学”。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交流思想、总结经验、传递信息的需要，在文章中又

出现不少有固定格式而且实用性很强的文章。这类文章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形式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为适应新的表达需求，新的形式还在不断产生。根据这种情况，又可以根据是否有固定格式和应用性的强弱程度为标准，将文章分为普通文章和应用文章。因此，文章写作学又可一分为二，研究普通文章写作的可叫普通写作学，研究应用文章写作的可叫应用写作学。

写作是一种实践活动。作者是这一活动的主体，社会生活是活动的对象，是客观，文章是活动的成果。研究写作，必然要研究客体的特点、意义；研究主体是如何工作的；研究社会生活是如何转化为文章的，生活美是如何转化为文章美的；研究文章本身（本体）的结构、表达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把文章的作用、影响等因素考虑进去，还应研究读者（受体）。只有把对主体（作者）、客体（社会生活）、本体（文章），以及受体（读者）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解释有些很难解释的写作现象，也才可能科学地总结出写作规律。八十年代以前的写作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文章的本体或对生活的客体的研究上，八十年代以来，写作学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写作教程》（路德庆主编，1982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基础写作教程》（吴伯威主编，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基础写作概论》（林可夫主编，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基础写作学》（刘锡庆著，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现代写作学》（朱伯石主编，198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普通写作学》（董味甘主编，1986年重庆出版社）等几本专著、教材的相继出版就标志着这一突破。这个突破表现在，由研究文章本身，发展到以研究作者如何工作为主的，主体、客体、本体、受体的综合研究；由介绍文章知识发展到研究写作这一创造性活动本体，发展到研究如何培养学习者的写作能力。

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潮流的推动下，写作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在飞速发展。在新形势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

科学之间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写作学的开放体系。从心理学角度，从美学角度，从思维学角度，从逻辑学角度，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写作这一实践活动，来解释种种写作现象，无疑要比过去单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深入多了。由于各学科的互相渗透，在写作学的领域中也形成了很多交叉学科，诸如写作心理学、写作美学、写作思维学、写作逻辑学、写作语言学等。我们以前习惯于单一的、直线的、固定的认知，往往忽视交叉学科，忽视科学的多方面的、曲线的、错综交织、相互影响和渗透。我们要适应写作学发展的新趋势，就应该重视研究这些新兴的交叉学科。过去研究写作学用的是单维型思维，从单一的动机、目的开始，从单一的角度，用单一的方法，其结果是自我封闭于狭窄的单学科。我们应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今后应采用多维型思维方式，从多种学科、多种分支、多种角度对写作学诸多领域进行研究。研究时注意将平面性的静态分析考察与多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性的动态的综合考察结合起来。实践证明，多维视野与多维科学已开拓了写作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和视野领域。

近年来的写作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言必称古人，一种是言必称外国。古人的确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有不少论述对我们今天研究写作学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传统绝对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是也应看到，古人的论著是在总结当时的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是对当时的诸种写作现象所作的理论概括。时代前进了，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如果不顾今天的实际情况而一味照搬、照抄，把写作书写得古色古香的，势必会把青年领向歧途，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会走进死胡同。

在当今世界上，“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广泛应用，给我们写作学的研究以很多可贵的启示。对外国现代的新观点，我们

要学习，要运用。但在学习、运用时要注意三点：一是要按照它本来的面目去认识它；二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不要夸大它的作用；三是要结合写作学的实际恰当地运用。那种没有弄懂原意就生拉硬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古人的理论和外国现代的新观点，应按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那样去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研究写作学永远不要忘记下列三点：一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写作学；二是，我们研究的大目标是为了四化；三是要联系实际，要联系写作实际，特别是要联系中国当代的写作实际。

我的朋友，昆明大学的张骏发、西安大学的王杏元、中州大学的许挺、洛阳大学的李传家、鞍山大学的王开璟、焦作大学的李文姝、安阳大学的王占全、合肥联大的张甲坤、河南大学的贾华锋和徐明霞、河南农大的朱振道及荣玉清、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的李清廉及王志远、天津新华职业大学的刘德铭、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的曹盛华、苏州职业大学的吴恩培、宁波高专的陈尚铭、武钢职工大学的纪国盛、青海教育学院的应宗奎、广西教育学院的李启瑞、乌鲁木齐教育学院的黄齐光、兰州教育学院的赵屏玺、驻马店教育学院的李惟微、新乡教育学院的程怀荣等二十二院校的二十五位教授和教师，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来到开封，和我一起研究了写作学的诸多问题。朋友们建议，吸收写作学研究的新成果，编一套既适合普通高校，又适合职业大学、走读大学、党校、职工大学、教育院校、干部管理院校使用的教材，以适应教学的需要。对这一意见，我是非常赞同的。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如此之快，职业大学、走读大学发展如此之快，参加学习的人数如此之多，没有一套合适的教材是不行的。朋友们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编出了《普通写作学》和《应用写作学》两本书，真是可歌可贺。但是，由于我的水平很低，经验不足，致使这两本书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诚

恳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建设科学的写作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绝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写作学也就是这样了”，好象现在的研究已经到顶了。其实，今后的路程还很长，工作还很艰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火光在前，我辈自当奋力划桨！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相信在广大写作教师和广大写作学研究者共同努力下，写作学的科学大厦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建成。

路德庆

1987年7月25日

于开封·河南大学

绪 论

第一节 普通写作学的概念及其界说

普通写作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怎样写好普通文章的一门基础科学。它的任务是：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为目的，以普通文章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寻求普通文章写作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探讨普通文章反映生活的独特方式、基本特征以及作者的职责、修养和工作过程，研究普通文章各种文体的构成因素及基本体制，探讨普通文章的写作技能技巧和各种表现方法，从而科学地、有效地指导普通文章的写作实践，提高人们写作普通文章的能力。

从普通写作学的基本概念、特定任务出发，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普通写作学与文学写作学、应用写作学，本着金人王若虚“大体须有”的精神，“大体”区分开来。

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分丰富的文体实践活动的国家。为了总结各种文体的特点和规律，以更好地开展不同文体的写作实践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我国古代文论早已开始了不同文体写作的研究。早自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之后，研究者纷起，言人人殊，各持一端，加之一些文章具有兼类特征，历来仁智互见，分类不同。举其著者，如：

魏·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4科：奏论、书论、铭、诗赋；

晋·陆机《文赋》分为10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

南朝·梁·萧统《文选》分为37门（略）；

明·吴讷《文章辩体》分文章为59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分为127类（略）；

清·姚鼐《古文辞类纂》把文章分为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会、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

还应提及的是南朝《文心雕龙》、《金楼子》的文笔对举。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金楼子·立言》里说：“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微靡漫，唇吻道会，情灵摇荡。”显然，刘勰是从文章的形式着眼的，萧绎则是着眼于文章的性质。

尽管上述持见各异，但在努力按照文体自身体现出的不同特点，以寻找它们的本体分类规律则是相同的。这表明在写作学或称文章写作学的大范畴内，合理地建设它的分支体系，早自前人已经开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写作学科空前繁荣，方兴未艾。随着写作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全国范围内，就文章应如何大体分类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探讨文章分类的论著，各种写作教材，在这一问题上，见解纷纭，颇不一致。统而观之，其焦点在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的归类上。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到写作学分类体系的科学性，就难免混淆了普通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概念。一些高等院校的写作课程，常被处理为文学创作课，一般人谈到写作，也常只理解为文学创作，就是这一分类混乱的反映。

在给写作学分类的过程中，首先应把文学作品与普通文章区分开来。文学作品和普通文章，尽管关系密切，有“交叉地带”，研究普通文章的写作，从其写作要具备的条件看，难免要涉及文

学的原理，文学的创作方法，语言学，美学、文艺心理学等，但毕竟不能混为一谈。这种情形，好象是文章与形式逻辑，人们不能因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把文章与形式逻辑学混为一谈。这种情形，又好象文学作品与美学，人们不能因为文学创作是“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活动，就把文学称作为美学。文学作品不同于普通文章。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主要指其对生活反映的艺术虚构性。而普通文章反映生活则恰恰相反，它排斥虚构，讲究真实，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文学用塑造典型的、概括虚构的方法来反映社会本质，反映客观真实。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真实，是指历史的必然性。而普通文章既要反映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又具有客观现实实在性的品格，是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以有无艺术虚构性为标准，把文学作品与普通文章区分开来，是合理的，必要的。有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对各类具有不同特性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例如凡属艺术虚构的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等，研究其创作规律和技法，可称之为“文学写作学”或“文学创作论”。

关于非艺术虚构性的文章体裁的分类，确切地界说，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鉴于它容量宽大，广泛多样，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前进，人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需要，有必要再分类。大体说来，以文章的内容和功能为标准，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应用文章与非应用性文章。非应用性文章亦即普通文章。

应用文体，在我国古代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探讨应用文体写作的著述很多。曹丕《典论·论文》中论述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奏议、铭诔就是当时的应用文。前文论及的陆机的《文赋》，10类文体中，有碑、诔、颂、奏4类是当时的应用文。姚鼐《古文辞类纂》所分13类文体中的奏议、赠序、诏令、碑志、哀祭等，也都是当时的应用文。“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50篇中，论及文

体、35种，其中如诔、碑、吊、章、表、奏、启等文体也都属应用文。这一状况表明，我国古代对应用文体及其研究是十分重视的，同时这也正是古代文章写作的真实反映，是合乎写作学的发展规律的。

但是，应用文与其它文体的文章不同，它与时代的特点，社会的性质，社会的功能联系密切。随着科学的进步，四化建设的发展，原来的一些应用文体不适用了，新的应用文体，如财经专用文书、法律专用文书、机关行政文书以及商品广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乃至专利申请书、各种产品的说明书等应运而生，且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必需。以应用文体为对象，建设“应用写作学”，对应用文体进行专门研究，是客观实践的需求，更是文章写作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划开文学作品的界线，应用文的界线，普通文章的范围已是很清楚了。凡不属艺术虚构性的文章，应用文之外的文章，都是普通文章。以其主要表达方式为标准，普通文章包括记叙类文章，如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散文等；议论类文章，如政治评论、思想评论、文学评论、杂文等；以及说明类文章，如阐释性说明文、述说性说明文、文艺说明文等。文章的表达方式，除记叙、议论、说明外，还有描写和抒情。在普通文章里，描写多“隶属”于篇中的人物或情节，一般不居领篇地位，不独立成文；抒情，可以成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但鉴于抒情性的文章，多数仍须建立在记叙的基础上，故未把它独立成类，仍归入记叙之中。有人采取四分法，即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之外，加入抒情文；也有人采取五分法，即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抒情文之外，再加描写文，五分法、四分法、三分法，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粗粗细细而已。

综上所述，写作学应包括三个分支体系：文学写作学、应用写作学、普通写作学。文章写作学与文学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范

围以有无艺术虚构性为标准划分，应用写作学与普通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文章的内容和功能为标准划分。以普通文章为对象，研究其基本文体的产生和发展、写作规律和写作技法，是普通写作学的特定任务。

特别应强调的是，上述分类只是“大体须有”的界分，是“末异”中的求同，旨在使写作学分类体系的科学化。真正写起文章来，却又是“本同”，难分难解，彼此相关相通，“因为通常一篇文章，往往具备好几种性质，并非专属于一体的。”^①即令是一个作者，他可能是报告文学作家，同时又是小说作家。普通写作学研究杂文要研究鲁迅，文学写作学研究阿Q的典型形象也要研究鲁迅，一人的风格，一人的语言，一人的技巧，这就更难于区分了。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文体之间，特别是普通文章与文学作品之间建垒掘沟，不能越雷池一步。“有人把艺术看作是精神上的国家，把它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的东西清楚地隔离开来。然而，这些界线与其说实际地存在着，勿宁说想象地存在着；至少我们不能用手指，象在地图上指点国界一样把它们指出来。”^②这样说来，普通写作学在进行普通文章研究的时候，合理地援引文学理论，甚或涉及文学作品，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不能偏离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角度，否则就不足取了。

第二节 普通写作学的基本特征

普通写作学有哪些基本特征呢？划分开普通写作学与文学写作学、应用写作学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线以后，其特征就非常明显了：

一、真实性

①唐弢：《文章修养》

②别林斯基语，转引自伊凡诺夫《谈谈艺术的特征》。

前文已有论述。真实性，既是普通文章区别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又是普通写作学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一特征虽说不是普通写作学所独有的，如应用写作学，也同样要求真实，但无论如何并不影响它的这一特征的存在。有人主张用“文学性”作为划分普通文章与文学作品的标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文学性是专指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性，那当然可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艺术虚构性可以是文学性的主要体现，但次要的呢？文学的构思，文学的布局，文学的语言，文学的表现手法，文学的各种技巧，比如：“含蓄”，作品要留给读者更多的艺术空白，让读者有更多的再创造空间等等，算不算是文学性呢？再譬如报告文学，它的特点，一是报告性，即真实性，二是文学性。即用文学的手段，文学的语言，报告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如果文学性是专指艺术虚构性的话，那么，报告文学的报告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报告的人物也就变成了艺术虚构的形象。然而，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真实性。自《包身工》发表以来，特别是报告文学近年的崛起，能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信任，除其具有的诸多文学因素的作用之外，主要是其真实性的力量，是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崇高的精神境界所具有的感染力。

所以，用“文学性”作为划分普通写作学与文学写作学的标准容易造成混乱。这种混乱会让人无所适从，会直接影响到写作分类体系的科学化。有些研究文章写作的教材，开辟了文学作品专章，讲授小说、诗歌、戏剧以及电影、电视文学等，究其因，就是由于对普通写作学真实性这一特征认识不足而导致来的。

普通写作学不是不可以研究文学作品。“普通文章”之称，见于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例话》，他在该书的序中说：“我只选现代人的文章。这许多文章中间有些是文艺作品，但是我也把它们看作普通文章。”可见文学作品是可以作为普通文章加以研究的，只要把握住“真实性”这一基本特征，我们就可以区分文学